

文史資料選輯

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印

編 輯 說 明

1. 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积累歷史資料，供領導同志審閱，以及工作組同志們工作上的參考。選輯所收史料大都系提供人亲身經歷和見聞，凭記憶所及并依据一定資料追記而成。由於各人條件的局限性，所述史料不盡詳实、全面，觀點可能不尽正確，僅作內部參考，請勿外傳。

2. 本選輯所選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歷史時期的各个方面，文字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的均經斟酌選入。

3. 本選輯所刊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并歡迎投稿。

4. 本選輯選用稿件一般應尊重作者，原文刊登，但工作組也可根據稿件內容加以選录、刪節并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5. 本選輯經復校後，附印勘誤表，備閱者參考。

文 史 資 料 选 輯

第 五 期

1960年11月

目 录

- 八一三淞沪戰役記略.....史 說(7)
- 五四爱国运动时上海商界的一些动态.....嚴謹聲(7)
- 从陳毅談到蔣介石(上).....葛敬恩(10)
- (一) 1926年江西之行
- (二) 九一八前夕
- (三) 重新編制空軍的一幕
- (四) 南昌的一樁制躁公案
- 馮玉祥与扩大会议.....薛篤弼(19)
- 临城教案与上海总商会.....方椒伯(24)

八一三淞沪战役記略

史 說

(一)

八年抗日战争由“七七”芦沟桥开始，全面抗战却始于八一三淞沪战役。

淞沪一带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门户。一二八日寇侵沪，国民党政府毫无准备，下关日舰一声炮响，只得北遁洛阳。一二八战役以屈辱的停战协定告终后，依然无意抗战的蒋介石感到自己根据地的南京至上海的一带地区门户洞开，毫无防御，不免忧心过于暴露，因此接到了幕僚们的建议，就这一地带作了限于局部的防御设施。

大约在1935年秋，蒋介石命林蔚文（蒋的老幕僚，时任国民党军委会秘书长）拟定一国防计划。主要内容是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地区和京、沪、杭三角地区设置对日军入侵的防御地带。郑、徐、海地区由刘峙（时任河南省主席）负责；京、沪、杭地区由唐生智负责，在该军事委员会密设一执行部主任持这一件事。京、沪、杭地区又分三个分区：南京分区，即南京到长江这个核心地带，由谷正伦负责（当时的南京警备司令）；沪杭分区，即浙江东北沿海到黄浦江以东地区，由张发奎负责，在嘉兴设苏浙边防司令部主其事；京沪分区，由无锡、江阴到上海地区，由张治中负责。

在京沪分区，归张治中指挥的部队有第7师（驻江阴、常熟）、

80师（驻九华山、苏州）和36师（先驻无锡一带，“一二·二”西安事件时北调，“七七”芦沟桥战斗开始时又南来）。这三个师曾参加过一二八战役，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前身是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教导师。还有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所属的上海市保安团（两个团）和上海市警察局以及太湖水警指挥部（指挥部在吴江）所属的太湖水警，江陰電雷学校（校长欧阳格）江陰要塞，也就归张指挥。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先在校内成立了一个参谋组织，抽调了六七个军官当参谋，由军校教育处长徐权领导，主持京沪分区設施计划。到1936年秋，将这个组织推进到苏州，成立京沪警备司令部，张以军校教育长兼任司令官。一二·二西安事件以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这时蒋介石顾忌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就不得不表示要对日本抵抗一下。因此到1937年春，就命张治中卸去军校教育长，专任京沪警备司令官。

(二)

但一二八战役的中日停战协定，国民党政府已经把安亭经太仓到太仓西北长江江岸一线划为停战线，并秘密地承认在停战线以东，不进驻陆军部队。淞沪一带门户洞开，并不得設施防务，吴淞口炮台破坏不再重修。而日本在上海、虹口驻有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日軍随时可在黄浦江及长江沿岸登陆。在这样情况下，又不得不在内地重要有利地带先設施防御陣地，再後退在上海附近部署，防止日軍入侵。

京沪分区依照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的计划，在江陰——无锡一线和苏州——常熟——福山一线，設施防御陣地帶和沪杭分区的乍浦

——嘉兴一线的工事。构筑钢筋水泥的重机枪堡作为阵地骨干，以便战时用战壕連結，即成为防御阵地。南京的軍委会撥款一百几十万元无名筑工事的材料费，由駐軍7、89两师担任构筑。到1937年春这些工事完了工。这样的工事在现代化战争中实在不能称是坚固的阵地，但該会誤認為經費所限，只有如此設施而已。

在上海虹口的日本海軍陆战队司令部有坚固工事，楊树浦东面的日商公大紗厂和小沙渡附近的日商丰田紗厂并設有日軍防御据点。設想战事发生，我軍应先扫除这些据点，便它无法策应登陸的日軍。要这样就必须训练军队学会对坚固据点攻击战。但当时部队軍官缺乏训练，又沒有威力強大的武器，只做了些形式上的訓練。

京沪分区參謀机构，于1936年到1937年，領導駐軍的干部在苏州、常熟、太仓、浏河、吴淞一带做了几次參謀旅行，設想种种情况，研究了这一带作战的方略。政治工作方面，也在苏州、无锡、江陰、常熟利用着征集訓学生，并做了一些訓練民兵的工作。

京沪分区和上海警备司令部还想以上海的市中心区（当时在江灣以东現在五角場一帶）为中心，秘密設施陣地工事，防止日軍在黃浦江登陸，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八一三战事就爆发了。

在后方为了准备战时运输，协同京沪铁路局在有关車站上作了便于军队装卸的車站設备，并建設修筑苏嘉铁路，从苏州經吳江到嘉兴。这条铁路在战争初期倒起了些作用。

(三)

“七七”芦沟桥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还想保持上海这个港口和英美帝国主义联系，命令張治中不要在上海与日本人挑起事端。張治中

去見蔣介石，說明上海被于一二八停戰協定，在未和日軍決裂前不能進駐陸軍，只有一個上海市保安團，兵力薄弱，如果日本海軍陸战队一有行動，就可佔領淞滬各要地，因建議抽調陸軍部隊化裝為上海保安部隊，到上海來增厚兵力。蔣介石同意了，派第二軍一個步兵旅由徐海塘區南調，換上上海保安團的服裝，運到上海虹桥飛机场。當事情決定的那天晚上，何應欽和張治中兩人由蔣介石那裏出來，何拍拍張的肩膀說：「文白（張治中號），這是要鬧出事來的呀！」

日本人大概知道有中國軍隊到上海的消息，八月九日派了一個軍曹，名叫大山勇夫，騎了機踏車到虹桥飛机场，要進機場大門到裏面去。守門的就是化裝保安部隊的步兵旅的兵，這些士兵平時鄙視日本人，一見日本軍人，爭執起來，怒氣發作，就開始打死了那個軍曹。上海警備司令部急了，參謀長董元亮和上海長俞鴻鈞商量，把一個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隊服裝，打死在虹桥飛場大門外，說是日本軍會要撞進機場大門時打死的，以便和日本人交涉。但臨時匆忙，做得不周到，沒有用日本軍曹那支手槍打。到警備部和日海軍共同派人來查看的時候，發生了提交法警檢驗的糾紛。日本人要把兩個屍體交租界法警檢驗，中國方面要交上海中國法院檢驗，雙方爭執不休，形勢趨於緊張。

蔣介石料上海終不免于作戰，密令張治中在蘇州準備，并準備在江陰封鎖長江。封鎖江陰的消息被行政院汪精衛的主任秘書黃濬（黃秋岳，日本間諜）泄給日人。日海軍即命江陰上游軍艦及漢口日海軍陸战队東下。這些軍艦集中到黃浦江上，海軍陸战队共約三千人，附有小坦克及炮兵，集中到虹口和楊樹浦。
防守虹口日海軍陸战队

司令部（虹口公园旁）到楊樹浦東端公大紗厂一帶。丰田紗厂据点因在苏州河南的公共租界內，沒有日軍据守。

1937年8月11日夜，蔣介石命令在苏州、常熟、無錫的第88、87、36三个师及重炮兵二个团（100M加农炮）向上海前进。

(四)

运输是准备好了的。第87师由江陰、常熟用汽車輸送到江灣附近，第88师和第36师由苏州、無錫用火車輸送到真茹、南翔。八月十二日晨，87师主力已到楊樹浦租界北側，88师主力已到閘北、虹口公園一線，重炮兵亦到达江灣进入陣地，准备对日軍进攻。張治中的司令部也到达南翔。

进攻原定在八月十四日，由空軍先轰炸虹口日海軍陸战队司令部开始，然后陸軍前进。八月十三日日軍先射击，开始前哨接触。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和日本木更津航空队在杭州寬橋上空作战，只派了少数轰炸机到上海轰炸日軍。下午87和88师开始攻击。南京戰車团派了二个戰車連和一个防戰車炮營到上海参加战斗（这是当时中國仅有的戰車部队，戰車重7吨）。戰車配属到87师去。因为步兵戰車从来没有协同作战的訓練，当戰車攻击到楊樹浦街市內时，都被日軍炮火打坏，二个戰車連長都陣亡。87师于夜間攻到汇山碼头。日軍放火阻止进攻，楊樹浦大火几天几晚。88师由虹口公園方面由西攻日海軍陸战队司令部，陣亡了一个旅長，沒有进展。以后36师从江灣正面加入攻击，也沒有进展。

从十五日起，后方陆续有部队增加到上海来，先是61师（是一二八在上海作战的十九路軍在福建被蔣介石击败后的殘部改編的），

以后是11师、18师等陈诚嫡系部队以及刘和鼎的一个军。张发奎在浙江的部队已于八月十三日到达浦东。

对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公大纱厂的攻击，因军队缺乏战斗方法上的钻研，没有把重型炮兵直接瞄准射击，又没有近接爆破技术，不能奏功，形成对峙。于是对日陆军从海上到黄浦江和长江江岸登陆的防御，成为主要问题。张治中把上海市保安总团和61师佈置在楊树浦到吳淞黄浦江沿岸，刘和鼎的一军在獅子林到福山沿长江附近要地。11师、18师等陈诚系军队在大场、嘉定，准备迎击登陆敌军。

(五)

上海战事发生后，全国动员抗战。蒋介石成立大本营，自称大元帅。不久又自动取消，仍称军委会委员长。有人说他迷信孙中山和张作霖称了大元帅都不吉利，所以不愿称大元帅，当然其中也有政治上的缘由。因此，只见他用大元帅名义下过一次命令，编定全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任命张治中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为第8集团军总司令。京沪杭地区当时被划为第三战区，蒋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八月XX日晨，日军从国内运来四个步兵旅，由大将松井石根指挥，主力在獅子林（宝山县城以西）长江江岸登陆，一部在黄浦江蘿蔭浜口沿岸登陆。登陆以前，集中空军轰炸，使中国援军不能接近江岸，日舰（在黄浦江上最大的是巡洋舰出云号）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陆军登陆。

日军利用汉奸，到处剪断中国军队的军用通信线路。处处电话不通，通信兵修通了又被剪断，指挥发生困难。张治中由南翔司令部亲到江湾命87师、61师遏制蘿蔭浜附近登陆之敌，并令11师由大场向罗店前进。随后张治中又到嘉定，和在那里的罗卓英商定把他的

部队推进到罗店与刘河。罗卓英指揮防誠系的三个师与由狮子林登陆的日軍进行了十天的罗店争夺战。

在日軍登陆那一天，張治中向在南京的蔣介石打電話，却打不通。張在部署定了以后，跑到苏州去打電話向蔣作了報告，蔣因为得不到消息着急，怪張治中不好，在電話上大罵，气得張把電話听筒也砸坏了。于是蔣介石派陳誠到上海，又从西安把顧祝同調到上海，任陳為第三戰區司令官，陳誠為第15集團軍總司令，指揮蘆漢浜以北的戰鬥。顧祝同每天早晚和蔣介石通電話，報告情況後，由蔣直接命令某師調到那裡，某師怎樣作戰，顧祝同等子做了傳令兵。

日軍陸續增加兵力，蔣介石也陸續增加兵力到上海來。南京中央軍校的教导总队、浙江部队第6师、西北的胡宗南第1軍都到蘆漢浜一帶，在日軍兵艦密集炮火下，都不到几天就傷亡殆盡的退下去了。白崇禧調來了廣西部队三個旅在蘆漢浜北反攻，一夜中傷亡了一半。

十月初，張治中被防誠排擠走了，由朱紹良接替第9集團軍總司令，薛岳任第15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的司令部退到蘇州，由陳誠任前敵總指揮，指揮淞沪方面戰事。

淞沪作戰，前后历时三个月，參加的軍隊達六十多個師。和日軍爭奪一村一鎮，往往白天日軍攻佔，晚上又為中國軍隊奪回來。日軍傷亡頗重。中國軍隊主力的各師都補充了四五次，後方各省的保安團整團整團的補充上來，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的傷亡也達半數。

十一月初，日軍以三個師的兵力由海上在蘇浙兩省交界的金山卫，登陸。那裡防務空虛，日軍長驅直入，由南面包圍京沪主力軍，陳誠只得命令全軍後撤。由於軍隊過多，退路有限，日軍以飛機、坦克及

快速部队急进追击，中国军队形成大混乱，无论那一处都站不住脚，从上海一直溃散到南京，连南京也不能守了。

(六)

在京沪杭地区准备抗日作战时所定的计划，是准备长期作战的，所以在淞沪后方构筑了几道防御阵地，估计作二年的抵抗。八一三战役一爆发，蒋介石认为上海是国际视听所关，主观地要极力保持淞沪地区，实际上是要依靠租界与英美帝国主义联系。但是在淞沪作战，受到日海军兵舰的大口径炮火，并且没有有利地形，地下掘深一些就有水，不能做坚固工事，因此伤亡特大。三个月的战斗，伤亡十几万人。一朝溃退，主力军队便溃不成军。江南有利地形，虽有既设工事，亦不能守，实在失策之至。淞沪作战，差不多由蒋介石直接规定到每一师的行动。他坐在南京，用电话传达命令，那能适应战机。

在军队中，高级指挥官各怀猜忌，不相协作。张治中和陈诚都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排挤张治中特力，张终于被挤去职。不久陈诚又把顾祝同挤到后方去，自己独揽指挥大权。张发奎、薛岳、罗卓英等广东人，都依附陈诚，以求得蒋介石的委用。陈诚的指挥毫无计划性，乱七八糟的调动部队。大军从淞沪退却，连战斗地带也没有划定，后方也没有部署掩沪收容部队，以致溃逃时乱成一团。这次大溃退，陈诚应首负其责。

不特高级指挥官间矛盾重重，中级指挥官也是一样。如张治中指挥下的87师师长王敬久和88师师长孙元良，同是黄埔一期毕业，但不相和洽。为了争执战斗地带，当面在张治中前争吵。张不得已，只有把36师插到二师中间来调和冲突。61师归王敬久指挥，王天天讲这师的坏话，终于把61师的师、团长都撤了职，军队和第2军步兵旅合併。胡宗南的第1军到上海作战，陈诚还想吃了它。国民党中上級军官在抗

戰期間爭功，嫉妒，大魚吃小魚，沒有什麼是非可言，在淞滬戰役中已見其端倪。

号称蔣介石的精銳如張治中的36、87、88各師，陳誠的第一八軍，胡宗南的第一軍等，都只是形式上受了一些德國式或日本式的軍事訓練；即在張治中、陳誠幕下的陸軍大學新畢業的參謀，也只形式上受了一些德式參謀與指揮的教育，缺乏針對現實的作戰研究。怎樣以劣勢裝備對優勢裝備作戰，怎樣利用士氣與地形打击日軍，誰都沒有想過。初期攻擊日海軍陸战队司令部，就不知道用重砲直接插准以及接近爆破，去破壞日軍工事的方法。以後抵抗日軍進攻，對日軍的炮兵、坦克束手無策，兵員傷亡在日軍彈筒下的也很多。

至于以步兵與炮兵戰車協同作戰，從來就未有過這樣訓練，平時炮兵戰車，捨不得和步兵聯合演習，一到戰時，互相埋怨。炮兵團長（炮一〇團團長是彭孟緝，解放後逃到台灣，做過參謀總長）到總司令部作戰科長那裡去叮嚀，希望步兵不要丟了炮兵就跑，戰車一上戰場，步兵不加掩護，說你有裝甲，怕什麼，鼓着一股勁兒的前進，到戰車完全被日炮兵擊毀為止。

蔣介石「建設」空軍多少年，宋子文、朱美齡當權，從美國购置飛機，无一次不受軍火商的詐騙。買來的戰鬥機只能平飛競速，但無上升下降能力，不适合戰鬥。八一四開始空戰，只有八十九架飛機能用。一與日本木更津航空隊接觸，雙方都犧牲完了。到日軍登陸時，制空權完全落在日軍手中，天空都是日機，中國飛機一架也沒有了。但在空戰過程中我空軍駕駛人員和戰斗人員還是勇敢的，他們拼命的空戰、轟炸，英勇的犧牲。被擊落日軍陣地上的戰斗員以手槍射擊敵人，然後自殺的頗有其人。

中國海軍軍艦只都自沉和被日空軍炸沉在江陰，沒有和日海軍作戰。最可笑的是江陰電雷學校，說是要用魚雷在黃浦江上炸日出雲艦，他們到浦東只放射了魚雷一發，毫未傷及日艦，自己就赶快逃跑了。

作战开始以后，后方的組織很乱。伤兵大量的下来，京沪綫沿途都是伤兵，缺乏照顧与后送能力。鐵路白天被日空軍炸了，夜間修复通车，也无法运完这些伤兵。

日本間諜和汉奸們活動得很广泛，在日軍登陸的那几天，差不多所有通信綫路都被破坏了。到了夜間，后方村落到处看到汉奸放的信号彈。直到由各村落組織民兵出来放哨，方才好一些。

军队里下級軍官与士兵气势很壮。当八月十一这天我军队向上海运输时，坐火車的規定在南翔下車。但官兵不肯在南翔下車，一定要火車开到闸北。他們怕上級把他們留在南翔，不讓他們去打日本人。广西部队上来，更有些“傻气”；在火車站，日本飞机来炸，他們不肯疏散，說我們來打日本人，难道怕仰飞机。从长江黃浦江口撤退时，願祝同命一个营守宝山，那一个营自营长以下，直打到最后一个人全部牺牲了。到全軍从上海撤退时，87师一个村团长还带了一个营死守闸北四行仓库。

上海全市市民，除汉奸外，都支援这次战争。学生抬了担架，駕了汽車，紛紛直到前綫去抬伤兵。上海租界上不少医院及公共場所收容了伤兵；慰劳品不断送到前綫去；文化界的人都出来尽了力。但是国民党政府不知道也不可能运用当时的士气民气来全面抗战。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片面抗战，必不能持久”。淞沪战役正是如此。

附記：作者于1935年冬，任張治中負責的京沪分区的參謀。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任第9集團軍總司令部作战科長。

附註：当时为了安排大小高级军官的官位，把指挥机构也弄到通宵不堪。开始时只有8、9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直接指挥几个师。以后师增加了，把二个或三个师编成军。顾祝同到安亭，成立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张发奎的第8，张治中的第9，陈诚的第15集团军，于是有战区、集团军、军、师四级，这倒还是必要的。但以后觉得有些人做军长官小了，做总司令又不够，例如陈诚认为罗卓英应该做比军长大些的官，蒋介石认为胡宗南做军长嫌官小了，于是在军上增设军团一级。陈诚为想争上海的全面指挥权，又在集团军上设兵团司令部，于是有所谓左兵团、右兵团，共指挥四个集团军，在上海一区形成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六级指挥机关，迭床架屋，矛盾百出。

这个时期，我开始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书籍和资料，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同时，我也开始关注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和资料，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开始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志愿者服务、社区建设等。通过这些活动，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我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努力学习和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五四爱国运动时上海商界的一些动态

严 聰 声

1919年北京軍閥政府压迫五四运动的消息傳到上海以后，引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憤怒。首先起而响应的是上海的学生。5月26日上海大部份学生都罢课，在全市各馬路演説宣傳，高呼“反对在巴黎和約上签字”、“廢除二十一条”、“打倒英國威爾斯、羅、草”等等口号。学生们要求上海商界一致行动，罢市表示，但商界则迟迟不动，学生非常悲憤，情緒激昂。有的学生沿街挨店痛哭要求，于是引起了一部分店員的同情，六月三日南京市有少数店铺关门停业，后主紛紛到上海县商会詢問应付办法。

当时的北京軍閥政府是亲日派的段祺瑞当权，而上海的軍事当局淞沪护軍使卢永祥，也是接近段祺瑞的，因此一部分商界中人，一方面怕得罪上海的軍事当局，一方面又对于学生的爱国赤誠不能不有所感动，觉得罢市与否两面为难。那时上海县商会会长是顾羣一，付会长是苏筠尚。顾羣一是經營雜糧生意的，一向和日商三井洋行有往来，苏筠尚又是經營海味生意的也和日商有关，惟恐牽涉到自己，于是他們两个人索性以“力不胜任”为詞，提出辞职。当然，董事会沒有允許他們辞职。

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地开展到“租界”，“租界”中的店員和中小商人也有起来参加运动的趋向。那时的上海总商会会长是朱葆三，他是平和洋行头办，付会长是沈秋芳。实际上朱葆三不过闻问商会的会务，主持会务的是沈秋芳。沈秋芳早在这年四月底，竟然不经

会董会的通过，发了一个电报给北京军阀政府，赞成中日直接交涉。电文一发表引起民众的激愤，会董也纷纷指责，因而更感觉应付为难。也都提出了辞职。这也说明了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的负责人对五四爱国运动是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至少也是采取了逃避的态度的。

到6月5日，由于学生的一天一夜的继续宣传鼓动，于是南市小东门外大街各商号就在那天首先罢市了。参加的是鱼行、水果行、绸缎店、洋货店、茶食店、烟酒店等，主要是中小商店。因为它们得不到商会的支持，就自动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并声明“保一方治安，为永久之计”。这也说明了它们的这个组织固然为了参加爱国运动，但也为了平时得不到托庇在大商人手里的商会的保护，所以想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小东门外的店铺是早市，它们罢市后，立刻影响南市各商店，到上午九时，租界各商店也起而响应，形成了上海全市的罢市。一般人说到五四运动，总提到上海租界的“六三罢市”，其实，上海全市性的罢市是在六月五日，而不是在六月三日。

6月5日上海全市罢市后，上海总商会当天就发出一个紧急通告，说：“此次商界罢市，虽缘于义愤，而一切举动务求文明，勿图意外。”当然，这里所说的“文明”，是完全迎合当时上海军事当局的意思。害怕群众运动起来，会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想走妥协取消的道路的。

那时，上海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还没有成立，但有一个“上海商业公团”，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商人所组织起来的团体。该团体主持人是吴昌硕、汤涤之等，他们是真放罢市的，可也同样害怕群众运动。